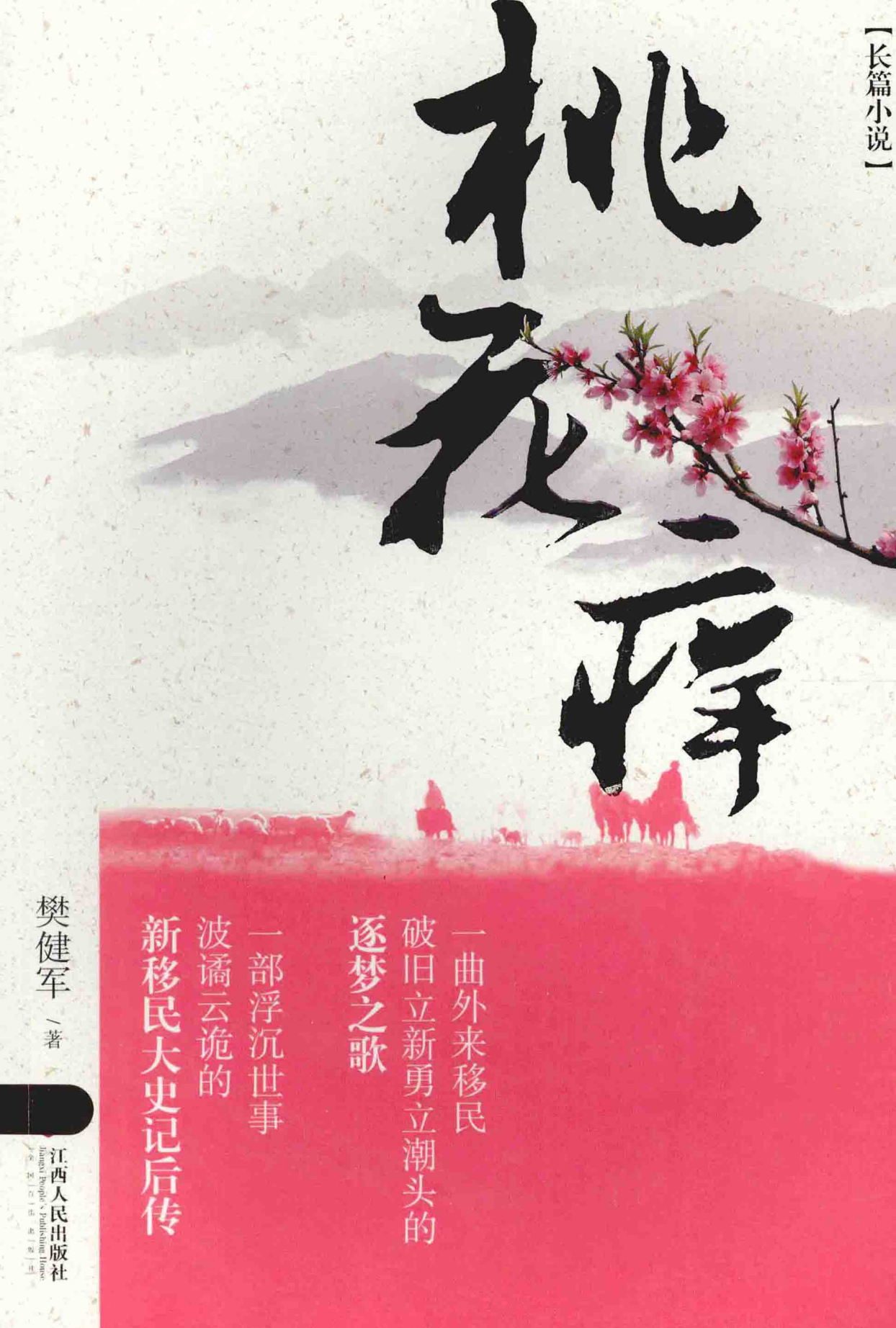


【长篇小说】

桃花雨



一曲外来移民
破旧立新勇立潮头的
逐梦之歌

一部浮沉世事
波谲云诡的

新移民大史记后传

樊健军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（南昌市）（南昌市）（南昌市）



桃花驿

樊健军
一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一十家出版社之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痒 / 樊健军著. 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3
ISBN 978-7-210-05229-6

I. ①桃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纪实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2404 号

桃花痒

樊健军 著

组稿编辑: 王一木

责任编辑: 张志刚

封面设计: 章 雷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编辑部电话: 0791-86898873

发行部电话: 0791-86898893

邮编: 330006

网址: www.jxp-ph.com

E-mail: jxp-ph@tom.com web@jxp-ph.com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4.25

字数: 216 千

ISBN 978-7-210-05229-6

定价: 28.00 元

承印厂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赣版权登字-01-2014-7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人物表

- 哲东** 樟树村库区移民,后为水门村民兵连长、治安员、副村长、村长,海选村长失败后为水门镇信用社驻水门村放贷员
- 九兰** 樟树村库区移民,哲东的妻子
- “我”** 樟树村库区移民,孝荣,哲东的大儿子
- 孝朵** 樟树村库区移民,哲东的女儿,后为刘副镇长的儿媳妇
- 破絮** 哲东的邻居
- 痢痢头** 破絮的儿子,孝男的死党
- 太叔公明西** 水门村樊姓人的族长
- 昆生** 水门村村长,后被查处
- 哲水** 水门村副村长,后被查处
- 海波** 水门村小学校长
- 杏林** 水门村赤脚医生
- 高贵** 水门村的混混,后坐牢,死于狂犬病
- 孝男** 昆生的儿子,绰号猪屁股,“我”的同学,当兵回水门村后办采石场
- 小高贵** 水门村的小混混,后为水门村民兵连长、治安员
- 胖头** 哲水的儿子,孝男的死党,“我”的同学,后为水门村护林员
- 水生** 水门村第三村民小组组长,后为水门村副村长、村长

- 森生 水门村第四村民小组组长
- 香莲 水门村妇女主任,后被免
- 翠翠 香莲的女儿,“我”的同学及暗恋对象,后离开水门村
- 钢宝 “我”的同学,孝男的死党
- 钢宝爹 水门村民兵连长、治安员,后被免
- 米儿 昆生的情人,后为水门村妇女主任,哲东的情人
- 书德 水门村木匠
- 炳德 水门村会计
- 刘副镇长 水门镇副镇长,后为水门镇镇长,后被查处
- 孝强 哲东的二儿子,后逃离水门村
- 哲仁 太叔公明西的儿子
- 孝顺 水门村剃头匠
- 炳男 米儿的丈夫
- 翠翠爹 香莲的丈夫
- 花痴 刘副镇长的儿子
- 王副镇长 水门镇办公室主任,副镇长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1 章 | 迁居 / 1 / | 第 11 章 | 争脸 / 70 / |
| 第 2 章 | 牧羊奴 / 5 / | 第 12 章 | 桃花劫 / 75 / |
| 第 3 章 | 新领地 / 13 / | 第 13 章 | 壁画 / 84 / |
| 第 4 章 | 仪式 / 19 / | 第 14 章 | 蟠桃会 / 89 / |
| 第 5 章 | 牙祭 / 26 / | 第 15 章 | 圈套 / 94 / |
| 第 6 章 | 游村 / 34 / | 第 16 章 | 桃色 / 101 / |
| 第 7 章 | 末日 / 44 / | 第 17 章 | 闹五更 / 107 / |
| 第 8 章 | 走灯 / 53 / | 第 18 章 | 哑剧 / 117 / |
| 第 9 章 | 开春 / 60 / | 第 19 章 | 刽子手 / 125 / |
| 第 10 章 | 粉红 / 65 / | 第 20 章 | 战争 / 132 / |

第21章 酒歌 / 140 /
第22章 祭祀 / 151 /
第23章 联姻 / 162 /
第24章 桃花痒 / 172 /

第25章 罪证 / 184 /
第26章 坍塌 / 200 /
第27章 大婚 / 213 /

第1章 迁居

那年春天，一个叫哲东的男人将我和家人捆绑着，扛到了一个叫水门的村庄。

出发前九兰因为怀了我弟弟孝强，身子不方便，只能帮着收拾些琐细。她是个碎嘴的女人，边忙碌边唠叨，这个不能丢，那个须放妥帖。一边歇着去。哲东嫌她碍手碍脚，一脚踢飞了一只酒瓶。酒瓶的溜溜滚着，碰着别的酒瓶哐当哐当响，碰着的酒瓶又撞上另外的酒瓶，满屋子都是酒瓶相互碰撞的声音。他喜欢喝酒，腰带上常挂着布袋子，袋子里装着瓶酒。他的那一脚很有威慑力，九兰乖乖躲到了一边，在他眼里她不过是只大酒瓶，随时都有可能飞起来。

接下来的收拾由哲东独自完成。我和孝朵不想成为小酒瓶，小酒瓶要是飞起来，绝对比大酒瓶飞得更高更远。我和孝朵趁机闪到屋后的某个角落。我有瓦匠张捏的泥人像，是个小人儿，挺着肚子，掏着小鸡鸡尿尿呢，他的头扭着，眼睛朝向某个地方，生怕哪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，他紧张的样子很可笑。瓦匠张说他捏的是我，我见过他躲在废瓦堆背后尿尿的情景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在背后吓唬过他，趁他不留神在他屁股上拍上一掌，他一下子萎在地上，身体好像被刀刺中了哆嗦个不停，等他站起来裤裆早湿透了。我捧着泥人像就会想起瓦匠张，就会情不自禁发笑。孝朵呢，有九颗石子，绿松石的，圆溜溜，绿莹莹，那是她的宝贝。据说绿松石是宝石，打磨了同金子镶嵌在一起，当戒指戴在指头上。那绿松石是孝朵偶然在山沟里捡到的，九兰花了大半年时间，才将它磨成九颗珠子。别的女孩子见了，蜂拥到山沟里找，却什么也没找到。那九颗珠子是上天赐给孝朵的。九兰钉了只小木盒，用来盛装我和孝朵的宝贝。孝朵的石子用红布包裹，无论怎么颠簸，石子都不会碎。而我的泥人像不能这样草率，九兰教给我一个办法，将稻草用木棍捶碎了捶软了，厚厚包上一层，泥人像绝不可能受损。虽说这样，但我一路上心都悬着，担心泥人像碎了，又怕哲东发现。

收拾的东西码了几大堆，旧衣橱，废木料，桌椅板凳，镰锄犁耙，锅碗瓢盆，

都是生活的必需品。乍一看上去，是堆破烂，可少一样使用起来就不方便。村里的手扶拖拉机跑了三趟，才将东西送走。原本说妥了，水门村那边派人来接的，等了三天，鬼影都没见到一个。我和孝朵是最后爬上手扶拖拉机的。九兰靠着栏杆坐在车厢里，她的屁股下面是几只蛇皮袋，那是我们一家人的口粮，几百斤谷子，两袋干薯丝。孝朵七岁，个子太矮，爬了几次都没爬上来，我跳下去顶住她的屁股，九兰在上面拽了她一把，才将她弄上去。车厢的绝大部分空间都让东西挤占了，只有车屁股空出一截，是给我和孝朵留下的。我和她各自拣了个角落坐下。屁股没坐热，哲东又将我们撵起来，让我们爬到九兰身边。孝朵很快爬了过去，挨着九兰坐下了。她向来这么顺从。我扭扭怩怩不想动，哲东在我屁股上拍了一掌，我仍旧不动，他就伸手四处找东西，找不着就扬起了腰间的布袋子。袋子里是只酒瓶，如果砸在脑袋上，脑袋会开花，我只有乖乖地将自己扔到了那堆蛇皮袋上。

同哲东一起上车的是两只羊，鼓着肚子，耸着角。上车时它们咩咩叫了几声，挺不高兴。它们的眼睛里湿漉漉的，蓄了泪，好像不愿意离开。在路上，因为惦记泥人像，我的神情有些恍惚，一不小心从车上坠了下去，刚巧碰着一块三角形的石头，在我脸上刻下了枚戳记。下车时我就恨上了羊，趁哲东不注意时在羊肚子上踢了一脚，那个丑头丑脑的黑家伙委屈地叫了几声，咩咩咩……我也恨上了哲东，在他眼里，我和孝朵还不如两只羊。我发誓，从此以后不叫他爹，而叫哲东。哲东，疯子哲东，酒鬼哲东。

迁居水门是哲东的决定。我们原来住的村子叫樟树村，在一条又长又深的峡谷里，峡谷入口处筑起了高高的土坝。整个村子的人都搬走了，我们是最后一拨。峡谷里空荡荡的，拖拉机响起，到处都是突突声。土坝下的低洼处积满了水，绿莹莹的一片。不久峡谷就要被水淹没，成为汪洋湖泊。

村子里只有我们家迁往水门村。大部分人家都安置在土坝下游，越过土坝就是他们的新家。水门村很远，虽然拖拉机一天可以跑个来回，但已超出了我想象的距离。水门那地方的人都姓樊，天下姓樊的人都是同一个祖先，都是兄弟姐妹。不像樟树村，姓张的姓李的，一个村子七八个姓，说话做事扯不到一块儿。听哲东这么说，我突然想到了个故事，一只大雁离群了，飞呀飞，不停地寻找着队伍。他就是那只掉队的大雁，一直在寻找队伍，找了那么多年他终于找到了，他的队伍就藏在水门村那地方。

出了峡谷,山离得远了,蜿蜒的丘陵起起伏伏。拖拉机在乡间土路上绕来转去,最后停在了小河边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水门的河流,河水浑黄浑黄的,河底的沙石都不见了,河床裸露着。河面比峡谷里的河流更宽敞,河水更浅。我有些失望,今后的夏天还不知怎么过。在樟树村,夏天的傍晚哲东总要带着我,到河水里嬉戏,消除一天的炎热。他是条水牛,总是将河水搅起巨大的水花。整个夏天,我都在他的水花中度过。

来接待我们的人叫破絮,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水门村人。他穿着爆了花的棉袄,袖着手站在路边,是个矮个子,只够着哲东的肩头,黑而且瘦。我很奇怪他穿着棉袄。都春天了,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,我和孝朵都减了衣服,只穿了衬衣和罩褂。后来证明我的敏感是有原因的,棉袄里的棉花被他掏空了,棉袄成了只大口袋。他就穿着那只大口袋来替我们背粮食。这个秘密当时谁也没有察觉。待清点粮食时,哲东才发现所有的蛇皮袋都被抠了洞,原本鼓鼓囊囊的袋子瘪了下去。破絮是个贼,背粮食时他走在最前面,边走边用手抠着蛇皮袋,粮食从他抠出的洞口漏出来,流入了那只大口袋。九兰在偶然的时机观察过那件棉袄,胸部有个洞,只不过已经被一块补丁掩盖了。

哲东让我和孝朵叫破絮叔。我没有叫。孝朵叫了声,叔。破絮咧开嘴笑了,他的嘴边胡子拉碴的,咧开的嘴就像填不满的老鼠洞。他笑的时候眼睛没离开过蛇皮袋,他的眼珠子骨碌碌转着,瞧瞧这个,又看看那个。他选定的是只旧蛇皮袋,它的一角破了,用截草绳扎着。喝两口吧,哲东摘下酒瓶递给破絮,瓶子里是小半瓶酒,一定是家里没酒了,否则他不会让它空了半截。破絮也不客气,接过酒瓶,仰起脖子,酒就咕咚咕咚灌进了老鼠洞。哲东想着几句劝酒的话,一句也没说出口,破絮还给他的是只空酒瓶。喝过酒,破絮弯下腰,将选定的蛇皮袋扛到肩膀上,等哲东递烟时他早走远了,风将他的大口袋鼓成了巨大的黑气球。

下车的地方离我们的新家有段距离,过了桥,顺着田埂七拐八扭,得走上两里路。哲东给我的任务是牵着两只羊,我不想干,又惧怕他的巴掌。拽紧了,别让它们吃了花草,他将绳子塞到我手上。九兰看出了我的犹豫,打开箱子,将小木盒交给孝朵,让她捧着。孝朵不愿同我一起走,留下来同九兰一起看着蛇皮袋。孝朵不走我也不走。九兰在口袋里左掏右摸,给了孝朵几粒蚕豆,她才抱着盒子跟着我。羊不敢过桥,我在它们的肚子上踢了几脚,它们才犹犹豫豫走

到桥面上。

下了桥，我让孝朵打开盒子，我的泥人像躺在稻草里，好好的，我才舒了口气。孝朵的珠子也在，绿莹莹的。两只羊却不老实，趁我察看泥人像时跑到附近的田里啃起了花草，我追过去给了它们两脚。咩咩，咩咩。它们抗议似的叫了起来，哲东走远了，听不到羊的哭诉。我拽着它们上路了，田野上绿莹莹的，是孝朵珠子的颜色，阳光下那只黑气球飘远了，成了个小黑点。想着那只巨大的口袋，我止不住笑了。

若干年后，我才知道，那天哲东让我叫黑气球做叔是错误的，破絮是友字辈，我是孝字辈，曾纯希明哲，孝友启后仁，这是樊姓的辈分排列，他应该叫我叔才对。我不明白是哲东不知破絮的辈分，还是通常的客套。反正，我到水门的第一天，他就乱了辈分，好在我坚持原则，那声叔没叫出口。破絮就是破絮，除了是个贼，连生产队长都不是。

第2章 牧羊奴

我是被迫从哲东手上接过红棕绳的。我不喜欢它,但不得不将它接过来。它是怪异的,一端拴了羊,另一端像蚂蟥一样吸附着我的手。我试图挣脱它,挣扎了几次,绳子越缠越紧,几乎勒得我透不过气来。我只有放弃这徒劳的争斗,让哲东用绳子将我和羊拴到了一起,羊在哪我就在哪。我成了他的另一头羊。

安家的地方是个小山窝,是水门村无数山窝中普通的一个,叫笏箕窝,形状像淘米时用的笏箕。两边是低矮的山坡,中央是垄落差不大的梯田。山坡上长满了草,梯田里空空如也,只见枯败的稻茬和裸露的田泥,再就是野草东一簇西一簇夹杂其间。

新家是几间土坯屋,黄泥黑瓦,屋后搭了个草棚,东头是厨房,西头是猪圈和茅厕。土坯屋只有三间,比樟树村少了两间。哲东睡的木床搭在西边的屋子,东边的屋子空着,那是我的卧室。屋子不大,墙壁被木巴掌拍得平坦坦的,是黄泥的颜色,这是我喜欢颜色,它同泥人像一个色。我在屋子里翻了个跟斗,双手着地双脚扶墙,倒立着往窗台上看。窗台不高也不矮,我刚巧够得着,窗子是松木的,散发着松树的香味。窗台上有个松树节,像块扭曲的麦芽糖。我将泥人像从盒子里拿出来,压在它的上面,就看不到松树节的丑样了。它挺着肚子,向着屋子里尿尿,一边回过头望着窗外,怕有人看见它。它担心的样子提醒了我,这里不是放泥人像的地方,窗外的人随便一伸手,就将它逮走了。这么精致的泥人像,难免会有人起歹心。

我将泥人像收回盒子里,盒子归了我一个人,孝朵将珠子拿走了。我打量着屋子,想替盒子找个安全的角落。孝荣,羊,孝荣,羊,孝荣死哪儿去了。哲东在窗外叫喊。我慌忙跑出来,两只羊原本系在一棵刚栽的桃树上,现在绳索让他抓在了手里。去,将羊遛饱了。他将绳头扔给我。

我接过羊绳,却不知该往哪走。进山窝的路在东边,我拽着羊往路大的方向走。破絮的屋子也在东边,紧挨着我家。也是几间土坯屋,一样的黄泥黑瓦,

不过墙壁斑驳，墙体坑坑洼洼，有堵墙裂了两寸宽的缝隙。他家门前的场地上长满了茂盛的草，屋檐下歪歪扭扭放着几捆柴。羊见着草就迈不动脚步了。如果我偷懒，完全可以在他的场地上喂饱羊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妥。一只羊趁我犹豫的空隙，翘起短尾巴拉出一串黑溜溜的羊粪蛋。它不雅的举止让我生气了，往它的脊背抽了一鞭，羊受了痛，咩咩两声，想跑开去，可绳子被我攥紧了，跑不开。就这样拖拖沓沓，我牵着羊，走过了破絮家的场地，又走过了一小块田地，才爬上东边的山头。

我将羊赶到了山顶上。山顶上草多，羊有的是时间，我不愁它们吃不饱，再盛的草也只能一口一口吃。有了草，羊就不说话了，也不东奔西窜，我可以安静做我的事情。山顶上视野开阔，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东张西望。水门村是个括号形的浅窟窿，括号外都是隆起的山包，只有东南方向的山略高一些，再远处的山可能更高，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的影子。括号中间是条河流，从东南方向的山里流出来，流出水门后在远方拐个弯，再向东流去。河流两边是大片的稻田，一团黄，一团绿，黄灿灿的是油菜花，绿莹莹的是花草。笕箕窝被排除在括号外，是个被人忽视的角落。我曾多次咨询过村里的老人，为什么叫水门，他们都答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成年后，我琢磨透了，水门之所以叫水门，因为它同娘们的那玩意儿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。当我悟到这一点时很为哲东悲哀，他寻找到的大部队生活在这么个暧昧的地方。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真相，直到他死我也没说。

羊埋着头吃草，没察觉我的发现，它们的肚子瘪瘪的。站得久了，我的脚有些酸，找了块干净的草地坐了下来。我打开盒子，小心捧出泥人像，将它放在地上。它的个子矮了些，视线被野草挡住了，我便将它托在掌心，这样整个水门村都在它的眼皮底下了。它对这地方一点也不陌生，站在我的掌心向着括号里尿了一泡，边尿边回头向我笑着，做着鬼脸。我被它逗乐了，跟着站起来，对着山下的括号撒了泡尿。

我尿尿时羊突然在背后叫了，咩咩的叫声急切而凄惨，一只羊冲过来撞在我的膝盖弯里。我一个趔趄，朝前跑了两步，才没跌倒。我愤怒地转过身，想教训一下这个莽撞的家伙。我的眼前多了个人，他从山头的另一边冒出来，从远处用石头扔着羊。撞我的那只羊寻求庇护似的躲到了我身后。那只走得远些的羊就惨了，脊背上落了不少石块。它跌跌撞撞奔跑着，想躲避石块，但石块就

像长了眼睛，蚊子一样叮咬着它。很快它就让扔石头的人追上了，那人折了根树枝，奋力抽打在羊的脊背上。他一边追打一边咒骂，你这贼羊，竟然跑到我的山上来偷草吃。我打死你，打死你这个贼骨头。

我站着没动，如果在樟树村有人追打我的羊，虽然我不喜欢它们，但我也会同他拼命。它们是我家的羊，除了我家的人，谁也不能戳它一指头。在樟树村，所有的羊都是生产队的，所有的山人人都有份，不存在偷吃草的问题。我怀疑自己闯了祸，不该将羊赶到这个不属于自家的山头来。

羊似乎看出了我的懦弱，叫声里除了委屈，还有对我的不满。它最终躲到了我的身后。我被动地护住了羊。那人追得急了，差点撞在我身上。他是个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个子同我一样高，头上长了痢痢，头发有一团没一团的。如果他同我发生战争，不一定能战胜我，虽然没有全胜的把握，但至少不会败得很惨。我努力使自己的身体站得直一些，不让他小瞧我。他手上握着根树枝，因为抽打羊，枝头的嫩叶都脱干净了，有些地方露出了白生生的树骨头。他的脸红得逼人，而且有些扭曲，树枝鞭子被他扬起来，停留在头顶的位置，让我感觉随时有可能抽打在我身上。

痢痢头比我还愤怒。

你为什么将羊赶到我家的山上来？痢痢头质问我。他的树枝鞭子落下来，我以为它要砸在我头上，结果却抽在了旁边的野草上。草茎立刻断了，一大截一大截折下来。他没有将我看做羊，或者不敢用树枝鞭子抽我。

这是你家的山么？在樟树村，我一定这样反问，甚至会顶上几句，比如，这是你家的山，你叫它，它能答应你么？而现在，我的语气是种假装不知情的疑问，声音也是低怯的。

不是我家的，难道是你家的？！你家在水门村？痢痢头痛了，一翻眼睛，又扬起了树枝鞭。我以为这次他真要抽到我身上了，最后又砸在草尖上，草又折了一大片。我站在那里，不敢说话。羊得到了暂时的保护，又窸窸窣窣地吃草。它们没吃饱，我不能将它们赶下山。如果让它们瘪着肚子回家，哲东会用巴掌扇我的屁股。

你瞧瞧，这些草被羊糟蹋成什么样子了。痢痢头用树鞭指着草叶对我说。羊只是浅浅吃了层草，看上去并不明显，但我不能说，草生来就是给羊吃的。我低着头，脚下有片断叶，是羊咬下来的，缺了一角。草没了，蝉就没了。他接着

说。我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，始终没有张开，他的掌心里像握了很要紧的东西。你捉到蝉了么？他摊开掌心，是只蝉，很瘦小，翅膀都没来得及张开，有可能刚从泥土里钻出来不久。

将蝉用火烧了，比烤肉还香呢，蝉肉是一丝一丝的，就像鸡腿肉。他说他吃蝉肉的感受。我没吃过蝉肉，我不捉蝉，只在蝉出没的地方寻找蝉蜕，然后卖到药店里，再去买别的吃的。他窥破了我的不懂，很扫兴，说，下次别让我看见你的羊。他将树枝鞭子砸向羊，羊又被惊得颠起脚，在草丛里乱窜一气。之后他握着蝉跑下了山。

我放羊时哲东什么也没干，躲在屋子里分拣礼物。本来送礼的事都是九兰打点的，他从来不操这份闲心。只要有东西送人家，无论送什么，怎么送，接受的人都是满脸笑容。他笑话过九兰，别人送她根缝衣针，她拿在手上连屁眼都是笑的。但这次送礼的对象同往常不一样，他们不是亲戚，也不是故交，而是水门村的头面人物。哲东列了份名单，太叔公明西、村主任昆生、副主任哲水、校长海波、赤脚医生杏林，他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张烟盒纸上，反反复复念了好几遍，末尾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，高贵，是个趿半截鞋的。趿半截鞋是樟树村的说法，它的意思等同于地痞加流氓加烂仔的总和。

选择什么样的礼物，哲东煞费了苦心。太叔公明西六十多岁的人，整天端着水烟筒，给他的是包金烟丝，那是烟鬼老七亲手制作的，一两烟丝一斤肉的价格。村主任昆生是水门村的核心人物，给他的就不是烟丝，而是两包大前门香烟，外加一瓶四特酒。副主任哲水也有两包烟，爱民牌的，酒是一般的酒，走亲戚时常用。小学校长海波也是个重要人物，天地君亲师，神桌上就有老师的位置，给他的礼物有别于其他人，是支黑色的钢笔。他穿着中山装，上口袋盖留了个孔，专门用来插钢笔。赤脚医生杏林就随便一点，给他的是一盐水瓶火烧酒。高贵就有些特别了，哲东给他备下的礼物也很奇特，是两条肥大的裤衩，马映花布的，红白相间的条纹。平日里高贵就穿着那样的裤衩，光着膀子，在村子里大摇大摆走动。

时间上，哲东也有他的安排。拜见太叔公明西是在半上午，水门村的人起得晚，吃过早饭就是半上午，正是上工的时候。挑粪的，砍柴的，牵着牛下地的，路上人不断。哲东让我抱着烟包跟在他身后。我不乐意，又不敢违抗。孝朵不

去吗？碰上不情愿的事情我总想拉上孝朵。她是女孩子，将来拜祭祖堂都没她的份。哲东说。我只好将装着泥人像的木盒子交给九兰，让她替我保管。见了人嘴巴乖巧一点，就说烟丝是你孝敬太叔公明西的。他怕我嘴笨露怯，反复叮嘱我。

我们是朝水门村的中心走去。哲东的背影就像堵墙，有一半的阳光让他挡住了。他穿着中山装，左边的上口袋装模作样插了支钢笔，下身是条直筒裤，裤管稍微有点窄，被他的腿绷得笔直，都绷出了棱角。我觉得可笑，不就是见个老头子，有必要这么郑重其事？见了人，还老是想同别人握手。第一次握手出了点意外。对方是个干瘦的老头子，哲东捉住他的手，抖了两下，老头的身子跟着跳了两下，差点摔趴在地上。老头捂着手，脸白得像猪屁股，嘴巴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好半晌才憋出一句话，你想谋财害命啊。第二个遇见的人让他遭遇了尴尬，那人扛了犁，牵了牛，对他热情的双手不感兴趣，只是抖了抖牛绳，嘘一声，那牛就蛮横地撞了过来，将他从路上顶了出去。有了这两次教训，他再也不随便伸手了，而是双手抱拳，做个揖，才恋恋不舍让出道路。

接下来的场面有点滑稽。一条狗最先发现了我们，狂吠了一声。很快就引来众多的狗附和。声音此起彼伏。它们一边叫着，一边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包抄过来。它们大张着嘴，龇出白森森的牙齿，露出血红的舌头。我和哲东掉进了狗窝里，前后左右，到处都是狗嘴巴，狗牙齿，狗舌头。有两只胆大的狗冲过来，在我们身上嗅了嗅，好像在试探我们的味道，适不适合它们的口味。我揪住哲东的衣角。别怕，它们不会咬人的。哲东捉住我的手，说，这家伙欺软怕硬，你不怕它，它就不敢咬你。我只好强装镇静站着。那些家伙绕了两三圈后转身离开了。我们并不对它们的胃口。它们又不走得太远，就五六步的距离。我和哲东裹挟在它们中间，成了它们的犯人，被押送到太叔公明西的家门口。

太叔公明西的屋子有些像他自己，是屋子们的太叔公。青砖黑瓦，砖是辨不清年月的砖，瓦也是识不出年月的瓦。两只石狮子倨傲地坐在门口的石墩上，四只眼死死盯着我。它们的一只脚踩着球，另一只脚踩着只小狮子。屋子很幽深，从阳光下进去，好像突然掉进了地窖里，阴阴的冷。厅堂里满是柱子，影影绰绰，背后像藏了什么东西。我抱紧烟包，紧挨着哲东的屁股，走过了一根柱子又一根柱子。厅堂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人也没有。我们的脚步声溅起了许多回响，身后像有人追着，我回过头溜一眼，什么也没有，那些押解我们的狗一条

都不见了。

屋子的中央是天井，天井的一角挂着线光亮。从那往瓦脊上瞧，瓦面上落满了阳光。在天井的边缘哲东抱起了拳头，瓮瓮叫了声，太叔公。我才发现上厅堂的左边，靠墙的地方坐了个老头，手头端了个水烟筒在吧嗒吧嗒抽烟。他的下巴同羊下巴一样吊着些胡子，只不过羊胡子是黑色的，而他的胡子是白色的。那水烟筒相当精致，有些像我的泥人像，我的泥人像还没有红铜的光泽。我很想将它拿过来，同泥人像较量一番。刚巧太叔公明西抽完一筒烟，将烟斗提起，吹口气，烟屎就飞了出去。那竖立的烟斗让我想到了泥人像翘起的小鸡鸡，有可能那水烟筒的肚子里就是泥人像撒下去的一泡尿。我赶忙用手捂住嘴，怕自己笑出声来。

太叔公明西没听见哲东的叫声，头也没抬，双手忙着装下一筒烟丝。我怀疑他的耳朵让烟屎给堵住了。樟树村有个能人，用鼻子吸烟，烟雾从耳朵里出来。谁不相信，买包爱民牌的香烟给他，他当场就表演给人看。能从耳朵里出烟，耳朵里就会有烟屎。太叔公，您老早啊。哲东将声音提高了八度，双手抱着的拳头并没松开，依旧举在胸前。太叔公明西的手哆嗦了一下，似乎让哲东惊着了。哦，谁呀？他问。我，哲东大侄子。哲东回答说。就是插户的哲东？太叔公明西又问。是。哲东说，来，太叔公尝尝我带来的烟丝。说话间，哲东将烟包从我手上抢了过去，拆开，捏起一撮烟丝，装在水烟筒上。这是烟鬼老七的吧？太叔公明西深吸了口烟，好半晌才从鼻孔里缓缓吐出来。去年昆生就送过一包给我，我都没舍得抽哩。太叔公明西被烟雾陶醉了。这是我孝敬您老的。哲东将烟丝重新包好，塞到太叔公明西的怀里。

没了烟包的负担，我忽然轻松了，有了心情左遛右转，当然，我是坐着没动的，只是眼光在走动。这是个腐败而潮湿的屋子。厅堂的木柱子底下有无数的蚁洞，虽看不见白蚁，但从它们的足迹上判断，比我的泥人像活跃、调皮。厅堂的正中是张高高的神桌，我踮起脚还够不着桌面。神桌中央竖着块巨大的祖牌，黑底金字，比我家那块祖牌不知要高大多少倍。祖牌的两侧立着不少灵位，中间有一尊神像，比我的泥人像要高大许多，瞪着眼，扛着刀，凶神恶煞的。除了这些，我实在看不到有趣的东西。我在想，如果将我的泥人像摆在神桌上，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。要是让哲东看见了，绝对会将它敲碎的。

我想走开，又走不了。他们的谈话就像蚂蚁，一只一只爬进了我的耳朵。